

精典文库 025 KCLASSICS

# 强盗新娘

The Robber Bride

Margaret Atwood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刘国香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强盗新娘

The Robber Bride

Margaret Atwood

南京大学出版社

献给格莱姆和杰斯，  
献给鲁斯、菲比、罗茜和安娜

以及逝去的朋友们

不咬人的响尾蛇无法给人教训。

——杰萨敏·韦斯特(Jessamyn West)

只有完全逝去的東西才需要被无休止地提及：对逝去之物的  
呼唤如此狂热，直到它真正回来。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幻想是众乐之首。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 目 录

开 端	1
托克斯克	5
黑瓷漆	123
鼬鼠之夜	219
强盗新娘	325
托克斯克	449
尾 声	525

# 开 端



泽尼亚的故事应该从泽尼亚的诞生讲起。那一定是在很久以前并且很遥远的地方，托尼觉得：某个瘀青，纠结的地方。一张手绘的、赭石颜色的欧洲照片，里面是布满灰尘的日照——还有浓密的树叶和古老而交错的树根的丛林，树根后面，矮树丛里看不见的地方，只有用靴尖或是手探过去才感觉得到的地方，一些平常但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或许这只是给托尼留下来的印象，但太多的东西被抹去，被包扎住，被刻意弄乱，托尼再也无法确定泽尼亚的故事中有关自己的哪些是真实的。现在没办法去问，就算能问，泽尼亚也不会回答，或者她会撒谎，诚恳地撒谎，哽咽着声音，用一种压制着悲伤的颤抖；或者结结巴巴地撒谎，好像在忏悔；或者冷静地，挑衅似的生着气，托尼就会相信她，以前就是。

一根线，剪断，历史就拆开了。托尼就是这样开始她令人费解的讲座——关于自发性屠杀的动力学问题，用的是有关纺织或者编织以及裁剪的隐喻。她喜欢这样讲，喜欢看到听众脸上微微的震惊。对他们来说是家中印象和大片流血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应该会被泽尼亚赏识，她喜爱这种动荡、这种暴力冲突。不止是喜爱：她制造。至于为什么，现在还不清楚。

托尼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想要知道原因，这么长时间了，谁会在乎为什么呢？灾难就是灾难，受伤害的仍然受伤害，被杀的依旧被杀，瓦砾仍是瓦砾，谈原因就离题了。泽尼亚是个坏东西，应该不去管她，为何试图去译解她的动机呢？



但泽尼亚也是一个谜，一个结：如果托尼能够找到打活结的那头，一拉，就可以使每个牵涉其中的人，也包括她自己，都得到解脱。或许这是她的愿望，她对解释的有益力量怀着历史学家般的信念。

从哪里开始是个问题，因为当它开始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它结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结束。每件事都需要有个前言：一个前言，一个后记，一个同时发生着的几件事情的轮廓图。历史是一个概念，她这样告诉她的学生。任何一个切入点都是可能的，所有的选择都是任意的。但是，仍然有决定性的时刻，我们用来作参照的时刻，因为它们打断了我们意识的连贯性，改变了时间的方向。我们可以看着这些事情发生，可以说在这之后，事情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它们为我们呈现了开始，也预定了结束。比如，出生和死亡，婚姻，战争。

战争是托尼的兴趣所在，虽然她身穿蕾丝花边的衣领，喜欢清晰的结论。

泽尼亚也对战争感兴趣，或许托尼只是曾经这么以为。但现在，她不敢这样说了。

一个任意的选择，一个决定性的时刻：1990年10月23日。晴朗明媚的一天，不合时宜的暖和，星期四。苏联正在瓦解，以前的地图正在分化，东部组织正在向动荡的边界进发。海湾正遇上麻烦，房地产市场在崩溃，臭氧层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空洞。太阳移到了天蝎座，托尼正在托克斯克与她的两个朋友——洛兹和查丽丝吃饭，安大略湖面上吹来一阵微风，泽尼亚从死里复活了。

托克斯克



## 托尼

像平常一样，托尼六点半起床。韦斯特还在睡，轻声呓语着。他大概在梦中叫喊，梦中的声音总会比呓语更大一点。托尼端详着他睡梦中的脸庞，棱角分明的下颚线条因为放松而变得柔和，神秘的隐士般的蓝眼睛轻轻地合着。她很高兴他还活着；女人比男人活得久，男人的心脏弱，有的时候会晕倒。虽然她和韦斯特还不老——他们一点都不老——但她这个年纪的女人曾发生过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身边的男人已经死去的事。托尼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想法。

她大体上是快乐的，她很高兴韦斯特还活在这个地球上，在这座房子里，每天晚上睡在她的身边而不是别的地方。尽管发生很多事情，尽管有泽尼亚，但他还是在这里，简直是个奇迹。有的时候她还真适应不过来。为了不吵醒他，她轻轻地从昏暗的桌子上摸索到自己的眼镜，滑下床。穿上维耶勒法兰绒睡衣和棉袜，在外面加一双灰色羊毛工作袜，然后将包裹很多层的脚塞进拖鞋。她的脚怕冷，血压低的标志。她的拖鞋是浣熊样子，很多年前洛兹送的，只有洛兹自己才最清楚她为什么会送她这种拖鞋。这双拖鞋和那时洛兹送给她自己八岁的双胞胎女儿的一模一样，托尼的脚码几乎和她们一样。现在，浣熊都有点破了，其中一个还少了只眼睛，但托尼从来不善于扔东西。

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前厅去学习。她喜欢每天早上花一个小时做这第一件事情,觉得这样可以使她集中思想。在那里能看到破晓,如果有日出的话她会看日出。今天就有日出。

她学习的地方有印着棕榈树和异国情调的水果图案的新窗帘,还有舒服的椅子以及相配套的垫子。是洛兹帮她一起挑选,并说服她掏钱买下来的,这比托尼一个人的时候愿意花的钱多多了。听我的,亲爱的,洛兹说,现在,这个——这个!可是个特价。无论如何,这是属于你思考的地方的东西!这是你的精神环境!扔掉那些呆板陈旧的海军蓝帆船!你该拥有自己的东西。而那些日子,托尼正沉浸在美国凌霄花和橙色芒果之类的东西之中;为室内装修所迫,才发现洛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让人难以抗拒。

研究的安宁她在家里才更能感觉到,书籍和论文堆在地毯上,墙上挂着特拉法尔加角战争的照片,另有一张劳拉二世的照片——在1812年的战争中,穿着她不大真实的白色衣服,骑着她神话般的母牛,越过美国线去警告英国人。几捧关于战争的卷了角的论文集,书信集,一卷卷那些早被遗忘的新闻记者收集的已经发黄的前线报道,塞满了橄榄绿的书柜,还有托尼已经发表的两本书的一些副本:五次埋伏和四次注定要失败的行动。精心严密的考察、与众不同的新解释、高级平装本上面引用了这样的评论。另外还有没被引用的评论、耸人听闻,过度离题,败在着迷于细节。书的背面是托尼的照片,猫头鹰样的眼睛,精灵一样的鼻子,比现在年轻,她瞪着眼,微皱眉头,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真实。

除了一张书桌外,她还有一个设计师用的画板,和很高的旋转凳子,这个凳子使她立马高出很多。她坐在凳子上改学生的学期报告:她喜欢坐在凳子上,来回摆着自己短短的腿,将报告斜在面

前，保持一个可以做出明智判断的距离来修改，好像在画画。实际上，是因为她不仅近视，也变得远视了；注定很快要戴双光眼镜了。

她用左手作标记，用不同颜色的笔，那些笔夹在右手手指间，像握画笔那样：红色用作差的评论，蓝色用作好的，橙色是拼写错误，紫红色用来质疑，有的时候也换一下手。改完一篇报告就扔到地上，扬起一阵令人满足的微风。为了抵挡厌倦她偶尔会大声读出几个句子，倒过来读。学科的争竞技术是就学科的争战。多么准确。她自己也这么讲过很多次。

今天她改得特别快，左右手非常同步，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她的两半相互叠加：只有一个细微的交合处，只有一点点的滑动。

托尼改报告改到七点四十五分，阳光溢满屋子，被外面的黄色叶子染成了金黄色；一架喷气式飞机飞过；垃圾车开过街道，当啷声像是辆坦克。托尼听见声音，拖着拖鞋急速奔下楼到厨房，从垃圾箱中提起塑料袋子，打个结，拎着跑到前门，奔下走廊的台阶，晨衣飘起。只要再跑一点点就可以赶上垃圾车了。那些男人朝她咧嘴笑着：他们以前也看到过她穿晨衣的。本来是韦斯特扔垃圾的，但他忘记了。

她回到厨房，开始煮茶，暖上壶，小心地放了适量的花瓣，用她那特大号数字的手表来计算浸泡时间。是托尼的妈妈教她怎样泡茶的，这是她所教过为数不多的实用的东西之一。托尼九岁的时候就知道怎样泡茶，记得她站在厨房的凳子上，估量，倾倒，把杯子拿到楼上，轻轻放好，妈妈躺在床上被单下面，圆圆的一堆，白得像雪。太好了，放那儿。后来再去看那茶杯，冷了，但仍旧是满的。

走了，母亲，她想。亲母，了走。她抛弃了她，不是第一次了。韦斯特总会喝托尼煮的茶，他总会接受她的给予。当托尼端着他的茶杯走上楼时，他已经站在后窗旁边，看着外面被忽视和遗弃逐渐衰弱的院子。（他们两个都说过，早晚要种点东西上去，但一个都没这样做。）他已经穿好了：牛仔裤，蓝色运动衫，上面写着鳞片 & 尾巴，画了只乌龟。一些组织致力于保护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托尼猜想，这种组织没有太多成员，如今有许多其他需要保护的东西。

“你的茶。”她说。韦斯特适当地弯下腰，像个坐下来的骆驼一样，为了可以亲到她。她也踮脚站到最高。

“垃圾的事对不起。”他说。  
“没关系，”她说，“又不重。一个蛋还是两个？”曾有一次，早上垃圾赛跑的时候，她被自己的晨衣绊倒，头栽到前门的台阶上。幸运的是正好摔在袋子上，袋子爆掉了。但她没有向韦斯特提及此事。她总很小心地对待他，因为她知道他有多脆弱，有多在意补偿损失。

### 三

煮蛋的时候托尼想到泽尼亚，这是个前兆吗？不是。她经常想到泽尼亚，比泽尼亚活着的时候更常想到。泽尼亚的死并不是个威胁，不需要推走，不需要推入托尼保存自己阴影的蜘蛛网似的角落。但是单单泽尼亚的名字本身就足以激起以前愤怒、羞辱、莫名

痛苦的感觉，或者至少是那些感觉的回声。事实上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清早，午夜——她觉得很难相信泽尼亚已经死了。即便是她自己，她理性的一部分，托尼仍在盼望泽尼亚的出现，经由那些没锁上的门踱进来，从忘关的窗子爬进来。她不大可能就这样简单地蒸发掉，什么都没留下。她太强大了：那些恶毒的生命力肯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托尼抽了两片面包放进烤箱，然后在碗橱里到处找果酱。泽尼亚已经死了，那是当然，永远地离开了，死了，燃成了灰烬。托尼每次想到这里，就深吸一口气，然后长叹一声，松一口气。

泽尼亚的葬礼是在五年前，或是在四年半之前，三月间。托尼完全记得那天，阴暗多雨，后来变成了雨夹雪。那时让她惊奇的是参加的人如此之少，大多数都是男人，外套的领子翻起来。都避免站在第一排，都试图往别人后面挤，似乎不想被人看到。

托尼有点好奇有点失望地发现，这些男人当中并没有洛兹跑掉的丈夫密奇，却为洛兹感到高兴。她意识到洛兹正伸长脖子，快速浏览着那些脸：她肯定是希望密奇也在，然后呢？好戏就会上演了。

查丽丝也在查看，只是不那么明显；但如果这些人中有比利的話，托尼也认不出来，因为她从没见过比利。他曾经出现，然后又消失了，是在托尼和查丽丝还没有建立联系的间歇。没错，查丽丝给她看过一张照片，但是焦点很模糊，照片里比利的头也被切掉了，只留下胡须。随着时间的流逝，男人的脸会比女人的变化更大。或者是他们更容易按着自己的意愿改变面貌，留胡须或是剃掉胡须。

当然，除了洛兹和查丽丝外，托尼一个人都不认识。洛兹说，她们无论如何都不该错过，她们要亲眼看到泽尼亚的结局，确保她



“完全”(托尼的用语)不起作用。查丽丝的用语是安宁了,洛兹的用语是完蛋了。

葬礼真是混乱,好像是补救事务一样,在葬礼营业室的一个粗笨的小礼堂里举行,洋红色,丑陋得肯定让泽尼亚万分鄙视。倒是有几捆白色菊花,托尼在猜想可能是谁送的,她自己什么花都没有送。

一个穿蓝色西装,声称自己是泽尼亚的律师的人——因此也就是打电话通知托尼参加追悼会的那个人——读了泽尼亚生前的优点和贡献,这其中,勇气被放在第一个,但是托尼并不觉得泽尼亚的死法有多勇敢。泽尼亚是在黎巴嫩恐怖暴动之类的骚乱中被波及的,她并不是被袭目标,她只是挡住道了。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律师说。托尼非常质疑这两个词:无辜从来都不是泽尼亚喜欢用在自己身上的形容词,旁观也不是她的典型行为。但律师没有说她到底在贝鲁特那个不知名的街道上干什么,却说她会长铭人心。

“他妈的当然,”洛兹对托尼低语,“他说的勇气意思是她的大乳房。”托尼觉得这低俗了点,泽尼亚的乳房大小自然已经无足轻重了。在她看来,洛兹有时候走得太远了。

律师说,泽尼亚只以灵魂和骨灰的形式存在着,骨灰马上会被埋葬到快乐山墓地,他说的是埋葬,这也是泽尼亚的意愿,在她遗嘱里面写着,她的骨灰要被安葬到树下。

安葬一点都不像泽尼亚的风格,树也不像。实际上,写遗嘱,找律师,都不像是泽尼亚。但谁知道,人是会变的。比如说,泽尼亚为什么要把她们三个放在告知自己死讯的名单中呢?是悔过吗?还是作最后的嘲弄?如果是这样,托尼没感觉出来。